

石勒皇帝与

קמרון
שאלמה

Shiloh, Jehu Emperor and
his Nationality

羯胡人之谜

石旭昊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献给我的祖父

感谢他赐给我们姐弟学名和他所讲述的北辛石氏口传故事

石勒皇帝与羯胡人之谜

石旭昊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勒皇帝与羯胡人之谜/石旭昊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87-3618-1

I. ①石… II. ①石… III. ①石勒(274—333)—人物研究②中华民族—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827=38②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336 号

书 名: 石勒皇帝与羯胡人之谜

著 者: 石旭昊

责任编辑: 孙武斌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编辑部:(010)66081078

邮购部:(010)66060275

销售部:(010)66080300

(010)66051698

(010)66080360

传真:(010)66051713

传真:(010)66080880

(010)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石勒“在二刘间”巨型天然石雕，北辛石氏世代口传的秘密祭祀地点，位于河北省邢台市西的太行山中。中央是石勒皇帝像，其太阳穴垂下的发辮（下部有残断的发辮）叫“步摇”（Payot），是古代羯胡人信仰上帝的标志，在今天的犹太人中仍然流行。“在二刘间”代表石勒敬仰的西汉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和刘秀，左上为刘邦的半边头像，右下是刘秀的头像。最佳观赏时间是夏季上午，其声光色让人联想起当年石勒在宴请外国使团和群臣时，豪言“朕当在二刘之间”的情景



山西省武乡县烂柯山顶的古杏树仍然茂盛，烂柯庙原址附近，散落着“王质”——石勒皇帝长子石兴的石雕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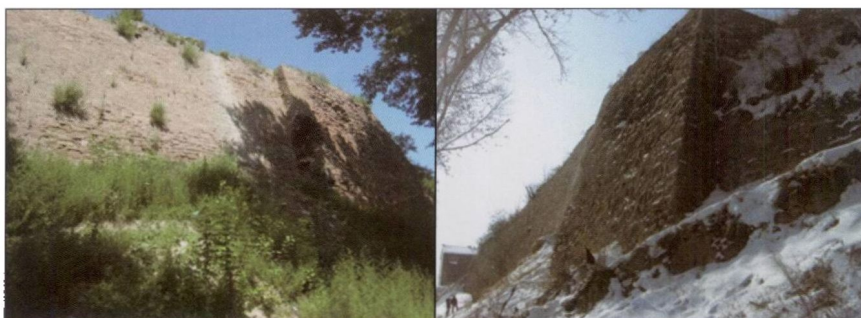
银质无钮印章——“王质”。古代的在外王公，要将自己的长子送到国都做“王质”



河北省正定县北辛庄石家坟前的赵公庙（龙王庙）——“啥嘛”（请读者注意红色春联的贴法）



左图为河北永宁寺出土的“羯鼓舞”砖雕，右图为今犹太人Gilboa表演鼓舞的情景



山西武乡石勒寨遗址一角的夏与冬



石勒寨的地下发现许多暗道



“大赵万岁”瓦当



“富贵万岁”瓦当



石勒手书“丰货”币。其中“豐”字很像公元132年版的犹太金币中央的图案，金币上的文字意为耶路撒冷解放第二年



其他版本的“丰货”币的“豐”字与犹太古币上的“枝灯”颇为形似

序一

李书吉

十六国政权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汉和夏。刘渊汉国政权是十六国时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刘渊的汉国后来改为赵国，史称“前赵”，石勒的政权称“大赵国”，史称“后赵”。无论如何，石氏的后赵，既非十六国的开启者，也非十六国的终结者，或者换句话说，石赵既非乱首，也非乱尾。但是它是十六国时第一个统一黄河流域的政权。其影响大于汉国，汉国最盛时，其疆域“东不过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

石赵政权在十六国史上有几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一，公元307年，石勒在乐平（今山西昔阳）收服胡部大张匍督和乌丸张伏利度。次年占领壶关，刘渊都城从离石迁至平阳（今山西临汾）。其二，公元311年，石勒在苦县歼西晋主力十余万，而汉国攻破洛阳。其三，公元316年，石勒在乐平打败汉国军队进取晋阳，次年，石勒则占领平阳。这首先说明乐平这个地方很重要。石勒在此地收服胡部、乌丸，才使刘渊敢把都城迁至平阳。石旭昊先生说石勒之举是“刘渊朝思暮想都乐意做而做不成的漂亮之事。”可谓一语中的。由此石勒才有了辅汉大将军和征东大将军，乃至平晋王、赵公、赵王等这样的显赫头衔，才有其长子石兴为王质于汉国，也由此才牵出烂柯山这样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我想说的是，当时在乐平及上党地区潜伏着一股强大的反晋力量，这股力量应当就是羯胡部族。上党地区归附，刘渊以平阳作都城才有保障。而石勒在乐平收服两部后，于三年后在洛阳全歼西晋主力，也充分说明上党地区为石勒提供了强有力的兵源。而其后石勒又在乐平击败刘琨所属军队，先占领晋阳，接着又轻取平阳。这又同乐平有关系。所以，乐平及上党地区是石勒起家 and 最后建立政权的根据地。

十六国大乱淘显出两大民族。西汉称雄的少数民族是匈奴，东汉称雄者则为鲜卑。到了西晋，这两大民族几乎全部压在了当时的山西。到西晋末年山西西部为匈奴所占，北部为鲜卑所占。刘渊平阳建都后，则形成南部、西部为匈奴的领

地，鲜卑拓跋部则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北部形成一个坚固的基地。^① 这样匈奴刘汉所居南部之平阳和鲜卑代国所居之平城则遥相虎视。而中部之晋阳则为两晋的刘琨所盘踞，像一座孤岛。就这一座孤岛，刘琨苦守 14 年，而汉国久攻不下，代国初也无意僭越，而刘、石联手，拓跋与刘琨合力，形成两大阵营在山西的对峙。这个局面终于被石勒打破，石勒取得了晋阳，并在平阳击败汉国（时称前赵）建立后赵，并将兵东下，西出。占领黄河流域，盛时疆域东至海滨，西至宁夏，南至长江，北至雁门。

两晋后期，在山西的少数民族的根据地有三块，石氏、刘氏、拓跋氏，而非只有拓跋、匈奴两块。也正是羯族这个在平城拓跋氏、平阳匈奴刘氏两个政权建立时还很不知名的羯族，横空出世，演出了一幕壮烈的戏剧，成就了石勒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但就这样一段雄壮的历史，从公元 350 年冉闵之乱后戛然而止，寂然无闻了。书写石赵史，我们发现，前无源头，后乏接续。似乎觉得石赵政权只是石氏父子活动过的一段历史，而史籍上所说的羯胡族并未实际登场，或者就干脆不存在。历史记载中，作为一个民族也只是匈奴的别部，也即匈奴的一支。亦说石勒的姓名也是汲桑为其起的。虽然也有史家推测这个部族是从西域康居国来的，但细查史籍，由康居国来中土者，支属甚多，头绪极难理清，于是也就很少有人深究了。这样，石赵羯族的历史如团团迷雾，难以破解。

欣喜的是，近期出版的《石勒——武乡千古一帝》一书，为我们了解石勒与羯胡人的原貌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意想不到的，石氏 69 代世孙石旭昊先生的著作《石勒皇帝与羯胡人之谜》，使沉寂已久的石赵史研究翻开新的一页，使不断升温的民族史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石旭昊先生自谓是石勒 69 代嫡长孙。现为高级工程师，现任一大型外企集团中国公司国际部总经理。按石先生自己说，他不是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史学、哲学不是他的本业。但是他奉献给我们的这部著作，细读之后，确有一种拨云破雾、石破天惊的感觉。

—

首先，这是第一部历经 1700 余年后由本家族人自己写成的史书。诚然从公元 350 年，冉闵之变后，王朝更替，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还能有一个清晰的世

^① 公元 313 年，拓跋猗卢修盛乐、平城二都。公元 398 年，拓跋珪从盛乐迁平城。

系已然不可能。尤其像石赵这样一个陡然崛起、又悄然消失的政权，更难想象有官方为他续写族系。但世代代口口相传、声声不绝的祖述，虽然极难得或极少有，却并非不可能。把作者经过 20 余年的磨砺而撰写的内容，好好品味、细细梳理，不难看出书中的依据大多是客观的，所给出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其方法也是很值得借鉴的。当然，书中有许多地方因语言 and 经历等多种因素，至少笔者还吃不透、读不懂。虽然如此，仍感到这部书揭示的历史是令人吃惊的，对研究有重大的和实际的推进意义。

曾经看到作者的一段话：“我想把这一段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写出来，用适合那个时代的‘超声波’的‘波段’，寻找出积淀于 1600 年的羯胡人有关的历史碎片，并把它们拼接起来，再用‘特定的显影药水’还原那一张张历史瞬间的本来面目，以试图揭开那些千百年来一个又一个谜团。”这确是一个宏大的意愿，也是一个浩繁的工程。要完成这样一个意愿，不仅需要思维和方法上的突破，更需要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和意志力。书中看到石先生努力学习和了解瑞典、丹麦、芬兰、美国、德国等语言，并且仔细研读《旧约圣经词典》中的古希伯来语、阿拉米语、阿拉伯语等。这种功夫是研究中国史的人很难做到的。

其次，作者游历欧美、中亚、西亚诸国及祖国的大江南北，经过了艰辛的调查访问，努力获取第一手材料。书中也看到先生有很强的文献解读能力。并且有由家族血统所造就的透彻的领悟力。

该书从语言、人名、地名、民族迁徙、习俗、信仰诸多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的新视角。对传统认识提出许多质疑，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和传统甚至是颠覆性的。

诚如作者所说：语言是人类的活化石。语言的释读是本书的主要突破点。研究民族史碰到较多的是少数民族的称谓，特别对上层的称谓。作者认为历史上的“羌渠”、“单于”、“可汗”是古羯胡语，源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是对君主、统帅、司令等的统称。作者检索“可汗”一词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 395 次之多。作者对大量认为来源于希伯来语的羯胡语，如莫难、铎鞞、弹白、烧卖、阿弥、傑德、啥嘛、胡同、沙漠、磧、神柰、郁垒等进行了详细的诠释。尤其是对史学界认为史籍上记载的唯一一句完整的羯语的结论给予明确的否定。“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当时人佛图澄就认为这是一句羯语，并作出解释说：“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作者认为，既然是羯语，为何还要佛图澄来给本来是羯族的石勒翻译呢？情理和逻辑上都不通。作者认为，此语可能是匈奴化的屠各语，或者是匈奴与屠各语的组合。

作者上述所解释的语言称谓，不少在十六国的史籍上出现过，有些则在十六国以前就已流行，有些则赖民间的交流传承下来。

“可汗”一词，当出现于十六国。细查史籍发现，在东汉三国时，有右北平乌丸大人自称为汗鲁王的。不知此“汗”同“可汗”之意是否相同。“单于”一词，《史记》早已有之，最早的可能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载的“头曼单于”，《索隐》案：“《汉书》‘单于姓孛鞬氏’，其国称之曰：‘蠡黎孤塗单于’，而匈奴谓天为‘蠡黎’，谓子为‘孤塗’，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这是汉人的认识，作者则认为是希伯来语中的王子、领袖、最高统帅之意，意义看似相近，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作者说，我们不能轻易说是汉语和《旧约五经》是谁影响了谁？只能说这是民族间迁徙、交流、融合的结果。

作者还通过大量语言特点，解释了羯族人姓氏、地名、习俗等一些由来和传承。首先是对石氏人名的破解。《魏书》载：“羯胡石勒，字世龙，小字匍勒。”这个姓名很难解读。作者认为，石勒的名字发音和意义源于《旧约圣经》时代的“细罗（Shiloh）”或“示罗（Shiloh）”，是“平安”、“和平”的意思。石勒之大名和小名都是父母起的，而汲桑只是将羯胡语的发音译成汉字，虽然如此，汲桑还是做了一件“伟大”之事。小名“世龙”是报答之意。而最为难解的是“匍”或“匍”，作者认为是希伯来语“儿子”的意思。而北辛石氏则意为“长子”。

地名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作者发现寨子、村、铺子、堡子、集、旗、屯等，这些称呼同《旧约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发音和意义有明显的巧合。尤其是关于“村”由来的探讨很有意义。中国古代有“乡”、“里”之行政单位。“乡”作为行政单位始于周代。有明确记载和职官称呼的是“有秩”、“啬夫”、“游徼”，都为乡官。佐县令治一乡。关于“里”，《汉书·食货志》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乡里是我国古代基层行政单位之故制。但“村”何时出现或作为行政单位始于何时？值得探讨。作者引宋代程大昌《续演繁露》说：“古无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隋世已有村名。”但查史籍发现此说不对。《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载：“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这里的村落显然同今天村落的意思是一样的。而村落及其后缀的说法在此前确未见过，应当不是汉族所固有的。作者认为是希伯来语中固有的。但何时传来，不能确知。作者关于中国基层行政单位的一系列概念、称呼的考证，都是很新的观点。

二

作者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北辛庄地名现象。作者，查遍北方地图，发现在原来

的石赵（后赵）地域上，西至天水，东至成山头，北至长城，南至淮汉两岸，覆盖 8 个省，3 个直辖市，两个自治区均能发现北辛庄、辛庄和不同姓氏的辛庄，数不胜数。作者考证，在离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北偏东 10 英里处，有一个通灵上帝神迹的古镇叫 Bethel（北辛），有一处圣地叫 Beth-she'an（北辛安），这是北辛庄或北辛安村名之源头，是羯胡人居住的村落。作者同时强调，不光是中国，在国外凡古代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有“Bethel”（北辛庄）。而北辛庄在北方大地上的广泛出现，主要因为历史上的三次大的变故。第一次是永和六年（公元 350 年），第二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年间（公元 424~428 年），第三次是明洪武年间。第一次出现是因为后赵灭亡，引起羯族居处的离散；第二次出现是因为北魏驱赶羯胡人及犹太教；第三次出现则是因为洪武年间的大移民。这一描述，对我们理解羯族自冉闵之乱后，部族的离散、迁徙，最后定居，这一历史过程以很重要的启发。同时，作者还将同北辛庄或北辛安有关的地名，如北庭、北源、北田、赵辛庄、平阜、石家庄等进行了系列诠释，并且从羯族源头“野翘窝”到“榆次”沿线的一些地名如尉犁、于阗、焉耆等进行了文献和语言上的考辨，对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作者关于羯族习俗和石氏祖述祖训的叙述是很珍贵的口传材料。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大的部分保存在民间。石勒在历史上对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做过一次改革。清明节、寒食节是两个祭日。清明节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寒食节是用来祭奠介子推的。按习俗，寒食节是中午不吃饭或仅在晚上吃冷食物。公元 330 年，石勒称帝后，颁禁令禁止并州百姓过寒食节。第二年，中原发生了大暴雨和大雹灾。大臣们纷纷议论，认为此为触怒神祇，要求恢复寒食节。石勒综合大家意见，作出妥协，决定将五月端午寒食节改为清明节前过寒食节，并规定此寒食节为植树节。而恢复并州绵、介地区的五月端午“寒食节”。

作者还有一重要揭秘，说石勒改节日有两层意义：一是五月初五是石勒的生日，对羯族来说应是一个喜庆的节日。二是农历五月是犹太人的息汪月，是犹太人庆祝收获的季节。所以羯族人也把五月视为吉祥的月份。这同汉族视五月为恶月的认识是很不同的。另外，作者还从《武乡县志》中发现五月五日——俗呼“蹻柳”一词，这个词很难解，而经作者考证，确认此词正是犹太语中“生日”、“跳舞”的意思。

作者还阐发了另一个关于民间祭祀的认识，即民间祭祀的赵公明，究竟为何人。作者认为此赵公明，就是石勒。其全称应为“赵国一明帝庙”。那么为何石勒又称“赵公”或“赵公明”呢？作者解释：前赵刘曜曾为石勒晋爵“赵公”，石勒驾崩后，其墓葬“号高平陵，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晋书·石勒载

纪》)。此应是赵公、赵公明称呼的来历。作者继续考述说，赵公明最早见于史籍记载是干宝《搜神记》，记有三将军之一的赵公明。东晋南北朝后，赵公明为道教所尊奉，南朝有“五方诸神赵公明”的说法。隋唐道教称其为“西方行瘟赵使者”，元代称“秋瘟赵公明”，到了明代又成了统管人间财宝的财神。清朝人又把他放进了海神庙祭拜。作者引《武乡县志》：“海神庙，在县东三十里石泉村东坡之阳，祀后赵石勒。”作者认为，赵公庙兴于东晋，盛于南北朝、隋代。开始祭祀在后赵“遍地辛庄”。唐宋以后兴起关公崇拜，明清达到极盛。整个祭祀演变过程为：赵国明帝庙—赵公明庙—赵公庙—关公庙—龙王庙（海神庙）。而赵公庙的祭祀场所称“啥嘛”，祭祀时间是石勒的生日，五月初五。

赵公或赵公明的祭祀无可置疑，而赵公明究竟指谁仍是可以讨论的，作者的认识至少可存一说。

三

羯族究竟信仰什么？波斯教是否在十六国时就已流行？羯族同佛教关系如何？这是研究者很为关心的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下列几点重要的启示：其一，羯胡人所信奉的不是祆教。《晋书》有“羯士三千伏于胡天”的记载。研究者以此将羯族的信仰定性为“胡天教”，其认识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羯族的所谓“烧葬”不是火葬。羯胡人在丧葬时要烧掉亡者生前所穿的一些衣物，这是土葬的一种仪式，称为“烧献”，而非烧掉死者的尸体。犹太教是反对火葬的。后赵史上看到的都是土葬而非火葬。这种习俗在乌桓、鲜卑部族里就有，史书写得很清楚。而石虎的“庭燎”也同祆教的圣火祭坛绝然不同。其二，石赵虽将佛图澄奉为“大和尚”、“国之大宝”，也在国内修了诸多大庙，但石勒及其羯胡人没有皈依佛教。其三，羯胡人所信仰的就是犹太教，其所尊奉的是《摩西五经》，并且有一个传教或布道的道人组织。这些道人在北魏拓跋焘时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一认识很值得推敲，可惜史籍记载匮乏，不好理出一个头绪来。作者引《南齐书·魏虏》所载：“初，佛狸（拓跋焘）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道人以铁笼盛之。”这个材料很珍贵，可惜并不为研究者所重视。联系《魏书·世祖纪》载：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下废佛诏时说：“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此中“西戎虚诞”指的又是什么？值得思考。作者还用很大篇幅论证了羯胡人对老子道的理解，提出天道、人道、地道，并说三道是三条相应的纬度线，可谓对老子的道的一种奇异的认识。看似一种图讖。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解释中所包含的思想因素很多，至少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

作者这部书主要是以本家族的祖述、祖传和祖训为主线写成的。笔者想在最后试将这一主线整理一下。

这条主线由许多重要的点串缀而成：兴于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衰于永和六年（公元 350 年）。向东方走来。西路是活路。烂柯—辛安。赵公庙。“在二刘间”全身像。十六字辈谱。北辛庄。高平陵。

公元 135 年，罗马人肆意杀戮犹太人，迫使犹太羯胡背井离乡，开始了犹太人史上的第六次大流散。这批高鼻梁、蓝环棕色眼睛的犹太人，怀揣《摩西五经》，离开犹太巴勒斯坦而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越过天山北麓，向东行进。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到达华夏，居于南匈奴地境。曹操迁匈奴五部入山西，羯胡人随迁南部区域，定居上党、定襄。一部分则东行至胶州半岛。公元 304 年，刘渊离石起兵。次年，被掠卖到山东茌平的石勒同牧师汲桑也举义旗，不久加入刘渊起义队伍。公元 308 年汉国迁都平阳，石勒被封为辅汉将军、安东将军，其长子石兴质于国都。公元 330 年，石勒称帝。公元 350 年发生了冉闵起义，后赵灭亡。一部分羯人留在山西上党，一部分人居于长安，还有一部分人按照西路是活路的指引西去，聚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康居国。唐朝西域之路畅通，居于康居国的昭武九姓纷纷来华，而来华的昭武九姓中的石国人，唐朝称“石国胡人”，他们可能是西去之羯胡人的后裔。

石赵之北辛庄人为纪念石勒立坛祭祀，于是赵公庙兴起。明洪武年间，洪洞大移民，山西的石氏又有大部分迁至河北、山东、宁夏等地。这次大移民造成石氏的全国大流散。于是出现了石氏遍地辛庄的北辛庄地名现象。因为大流散，石氏祖辈为了石氏子孙辈分的记忆，传下了十六字辈谱“清光怀宝；旭祥庆昌；福惠振宇；景升蔚秀。”这个辈谱一直流传至今。也就是辨认石氏嫡长子的主要依据。石勒死后还出现了诸如河北省邢台县石板房村拱托在两条河流中的象征“在二刘间”的金身石勒像和河南省黎阳山十丈大石佛。

石勒死后埋葬地又是一谜。正如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山西北部 and 内蒙古部分县市在努力寻找拓跋鲜卑的集体墓葬一样，在河北、山东等地人们也在努力探寻石勒的“高平真身陵”。民间传说石勒死后有十处墓葬，九墓是文物虚葬墓，一墓为真身墓。真身墓究竟在何处，作者试在书中作了几个重要的指引：神秘的北纬 35°40′ 是人道，河流的南北流向，石氏口传的三句话九个字，其中表述了三个地名或山名。

石赵后裔对其宗室、家族的记忆如此之缜密，而传承的文化如此之浩繁，使这个家族的后人，还能在 1700 多年后，仍在这种习惯氛围的熏陶下生活，令我

们瞠目结舌。上述文字主要想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谨对书中内容作些提示，不妥之处，请指正。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文博学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博导、教授）

序 二

钟进文

石勒（公元 274~333 年）是中国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字世龙，原名匍勒。羯族。上党武乡人。石勒青年时期曾从事耕田、沤麻等农业活动，后在荒年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枷押山东出卖。被主人放免后，结识养马牧帅汲桑。公元 305 年，和汲桑率领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起兵于赵魏的公师藩。公师藩失败，汲桑自号大将军。石勒原有一小队胡族为主的部下，号称“十八骑”，这时胡汉各族归附他的日益增多。汲桑以石勒为前锋，攻下邺城，杀司马腾。公元 307 年，石勒率部投汉主刘渊。刘渊、刘聪向山东、河北扩张，主要依靠石勒兵力。公元 311 年，勒军全歼西晋主力，并会同刘曜、王弥之众攻破洛阳。公元 312 年以后，勒以襄国为基地，发展成为割据势力。公元 318 年，汉内乱，他率军攻破汉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公元 319 年，刘曜自立为帝，建前赵，迁都长安。石勒脱离前赵，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公元 329 年攻破长安、上邽，灭前赵。至此，北方除辽东慕容氏和河西张氏外，皆为石勒所统一。以淮水与东晋为界，初步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 330 年，石勒改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称帝。公元 333 年 7 月，石勒病死，太子石弘即位，以勒侄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总摄朝政。公元 334 年 11 月，石虎废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诛杀弘及勒诸子，迁都于邺。公元 337 年改称大赵天王。公元 349 年称帝。

后赵采用胡、汉分治政策，设置大单于统治各少数民族人，又设置专门的官职管理胡人辞讼和出入，称汉人为“赵人”，胡人为“国人”，并严禁呼羯为胡。石勒、石虎均沿用刘汉的徙民办法，将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迁往统治中心襄国、邺及其周围地区，以便控制。对人民除以州、郡行政系统管理外，同时存在以军事组织形式管理并占有人口的制度。石勒初起时，对西晋王公卿士、坞堡主及士大夫多加杀戮。以后则在俘虏中区分士庶，将士族集为“君子营”，以示优待。

称赵王后，对一些土族委以要职，明令不准侮易衣冠华族。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维护土族特权。

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暴君，军旅不息，众役繁兴，征调频仍，刑罚严酷。他有意“苦役晋人”，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不断发生。其中，梁犊起义规模最大，各族人民纷纷参加。梁犊起义虽然失败，但动摇了后赵统治的根基。公元349年，石虎病死，后赵内乱，诸子争立。石虎养孙汉人冉闵（石闵）乘政局混乱，杀石鉴，灭后赵。次年，称帝于襄国的石祗也被冉闵消灭。

羯又作“羯胡”。关于羯族的来源，中国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附属于匈奴随之入塞的羌渠部后裔；一说来自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旧史解释族名起源时，只简要说其主要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此外，今山西、河北及陕西渭水北诸山间也多有此族。他们与汉族杂处，主要从事农业，多山居。相貌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通常用火葬，信仰“胡天”（祆教），姓氏有石、支、康、白等。公元305年，上党武乡羯人石勒等起兵反晋，公元319年，建后赵，为十六国之一。后赵末年，冉闵起兵，滥杀羯胡20余万，羯胡势衰，后渐融入汉族之中。到隋唐时，羯或羯胡之名基本上变成了对北方诸族的泛称。

关于后赵建立者石勒以及主体民族羯族的出现、发展和衰亡等，根据中国史籍记载整理而得到的资料悉数如此，这个族群以及代表人物的细节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正统史书中很难再找到其他痕迹。随着史籍记载的终结，这个民族在历史大舞台上也就画上了句号，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识似乎已到尽头。

“融入汉族之中”，就等于汉族，没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了。这种观念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叶舒宪先生认为：“究其根源，儒家自孔夫子以来大讲特讲‘华夷之辨’的封建正统意识形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配作用。”现在的事实也是如此，把中国版图内数以亿计的人口用行政手段划分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这种划分法实际是将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口实施二分法（汉族和少数民族）。这样，不仅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限制了对不同区域汉族内部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深入挖掘。

由于数千载的中原王朝正史体系所确立下来的这种正统中国文化观，使所谓“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基本被排斥在主轴主线之外，即使略有记载也是作为补充或点缀而已。

事实上一个族群，尤其是曾经建立过自己政权的民族不可能就这样在人间蒸发，毫无踪影。